

李克异（袁犀）小说精选集

网和地和鱼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网和地和鱼

李克异(袁犀)小说精选集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网和地和鱼: 李克异 (袁犀) 小说精选集/李克异著.
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6. 6

ISBN 7-5039-3001-2

I. 网… II. 李… III. 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54130 号

网和地和鱼:李克异(袁犀)小说精选集

著 者 李克异

责任编辑 王 红

责任校对 李惠琴

封面设计 标点工作室

出版发行 **文化艺术出版社**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 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

(010) 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

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4.125

字 数 320 千字

书 号 ISBN 7-5039-3001-2/I·1379
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

19岁的李克异(袁犀)



1978年与夫人姚锦、朋友的女儿摄于广州珠影宿舍里

目录

- 1 邻三人
- 15 海岸
- 29 母与女
- 48 十天
- 63 风雪
- 124 一只眼齐宗和他的朋友
- 139 一个人的一生
- 150 遥远的夜空
- 164 泥沼
- 182 虫
- 196 人间
- 216 森林的寂寞
- 231 狱中记
- 267 街
- 281 手杖

298 绝色

308 暗春

339 英雄的墓

362 网和地和鱼

372 附文一

重评《网和地和鱼》/张毓茂

380 附文二

何罪之有？

——关于《网和地和鱼》/姚 锦

385 李克异（袁犀）传

440 后记/姚 锦

邻三人

从窗隙钻进一股尖利的寒风，使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，右手已冻得麻木，笔杆常从手里溜出去，地下的煤球炉，早就熄了火，烧得剩一层白灰，风从窗隙不停地吹进来。摔开了笔，我要寻一根卷烟，拉开了抽屉，在破烂的稿纸堆里翻出一个小得只可以吸一口的烟头，我点着了它，扯起破外衣的领子，拉紧围巾。我不能再写字了，离开这冰凉的窗户，躺到板床上去，心想今年的冬天真是太冷，窗户上满满的厚霜。

天暗下来，我的屋子黑了。有人影隐约地映到窗上，一个影随一个影匆忙地从我的玻璃窗上挪动，我看不见人，可是我知道是散工的工人。他们每天早晨从这里过去，晚上从这里回来，差不多我只要听出了熟悉的脚步声，脑子里就想起来一张一张贫血的脸，灰布的衣服上染一层污秽的黑油。

这样，使我想起去年住过的地方的两个可爱的邻居和另外一个女人。

也是这样严寒的冬天，天冻冰地也冻冰的季节，我为了吃饭，从这儿流浪到那儿，去年冬天就流到一个顶繁华顶奢侈的大都会。因为没有钱，于是在一个偏僻的污秽的街里，找到一座小楼上的一间破房。

在那里等待一个能吃饭能活的时机。

那是一间太小的屋子，在一张要折断的板床上摊开了我的行李，就住了一个冬天。连一个桌子都没有，因为如果再摆上桌子，就没有地方睡觉。只有一只椅子，那上面我放了洗脸盆。写信或写文章，必得伏在床上，而且没有电灯，得自己买洋蜡，所以那一冬我的眼睛就全累坏了。

楼上是三间，楼下也是三间，我的隔壁住着两个苦力。楼下住着一个卖零星食品的人，有一个年老的妈和一个小妹妹，这位妈每天骂她的儿子。一家拉包月洋车，一个年轻力壮的汉子，一个妇人，总有七八个小孩子；另一家一个爸爸一个妈妈，爸爸闹病，整天躺到床上哼儿唉呀地叫喊，小孩子一天一天地哭。只我一个单身的房客，另一间楼上的房间空着。

我每天除了伏在板床上写一些字，就用破毡子蒙了脑袋睡觉，朋友寄来钱就买些煤球烧烧，开房钱；除了早晨出去吃一点东西顺便就带来了晚上的粮食以外，永远不出去。

我的两个苦力邻居每天很早就起来，因为那时是冬天，醒来时恐怕已经五点钟了，一阵响动也扰醒了我，使我不能安静地睡下去。一个低声哼着小曲，另一个好像永远也不开口，唱曲的哼呀哼呀的哼完了就：

“妈的，他妈个的。”

反复来回地骂着，顿着脚，那一个就大口吸烟，烟从板壁的缝里挤过来。好像有时候吃早饭，有时候不吃，总是吃了饭才走的时候太少，一个高声骂着房东和这种冷天头，走路很用力，地板咚、咚、咚地发出很大的响声。惊醒了谁家的孩子，哇呀哇呀地哭起来，女人低声骂，这两个越发拼命地踏楼梯跑下去。

我总想找一个机会拜访我的邻居，可是也太不巧，我起来，他们早走了。我睡下，他们还不曾回来。他们太忙，我想他们是加了夜工，或者必得在冬天赶出来多少数量的东西。但是往往在深夜被他们高声谈话所扰醒，他们轮流地骂着谁，好像是年轻的那个大笑，嘴里乱七八糟地骂冷天头，他们屋子里并没有我这样的煤球炉子。嘴里“嘶嘶”地嘘气，脚在地板上顿着。

每天闹了一会儿他们才睡，躺在床上时，年轻的嘟囔着没有老婆，骂着世界上的娘儿们，年纪大的叹一口气之后就怪声怪气地笑起来——年纪大的常不爱说话，可是喜欢说娘儿们的事，渐渐他们又骂起工头来。

朋友或是谁给我寄来钱，我就多买一些煤球。白天，楼下的孩子们都赶到我的屋子来，小屋子挤得满满的，他们的屋子里都不生火，只在窗外钉上一层一层的破布片或麻袋片。我的炉子有火时，孩子们都欢乐地笑着骂着，穿着破烂的棉袄，脸上抹许多煤烟之类的东西，和我很亲热，他们骂他们的爸爸或妈妈，他们问我许多离奇的事情。炉子有火他们才来，没有火时就谁也不喜欢来了。

这一所楼里，惟有我的屋子里有火，在这一群人里我像财主了。

一天早晨，楼下的妈骂着儿子，大声哭着嚷着，我却不曾听见隔壁的邻居起来，心里想他们今天要晚了，于是顽皮地用手敲着板壁叫道：

“喂，朋友，是时候了！”

“完蛋，伙计病倒了！”是年轻人的声音。

于是从板壁第一次谈起话来：

“怎么？伙计病倒了？”我听得见那边有轻弱的哼声。

“病倒了，要命，娘的，昨天还活蹦乱跳，今儿个一霎儿不会动弹了！什么玩意儿？”

“做工的人靠了一个身子干活儿……”

“拿身子当地种，整天累个死去活来，娘的，为了吃几口大饼，不能动弹，这才叫劲头儿，要命！”

我不能接下去说什么。

“先生，你那屋里有热水吗？伙计要水喝！”

恰巧昨天一个朋友寄来几块钱，我买了煤球：“还没有，可是有炉子！”

于是这家伙爽快地跑过来，他有一个挺高的身材，肩膀宽阔，一张瘦脸，两条粗黑的眉毛和光亮的眼睛。

“还没起来，那么——”他很窘，好像很天真。

“不要紧！”说完我就跳起来，和他一同生好了炉子，他忙下去提一壶水上来，放在炉上，伸了两手烤火：

“干什么的？先生！”

“写文章的。”

“写文章？”他好像不懂什么是写文章，睁大了眼睛看我。

“你们用力气吃饭，我用脑袋！”说吃饭，自己也不好意思，因为指了卖文章是不能吃饱饭的，但是还没有吃饱饭的法子，就只好那样对他说。

他不想问下去，用耳朵仔细听他的伙计的哼声，哼一声，他就皱一下眉毛：

“要命，指了一条身子吃饭……”

这时天还不太亮，外面黑黝黝的，炉子里一闪一闪地往墙上抹几条闪烁的红光，红光闪到这家伙的脸上，我看出这家伙

有不小的魄力，我想这观察不错。

“哗啦！”——壶盖射出水花，他慌忙提起来，就跑出去。

“回头见，打扰你，先生！”

“用水再来烧吧！”

喝下去水，那家伙长出一口气的样子，我便跑了过去——

那个家伙有四十岁，虽然躺在床上我也看出是一个短小的身子，有一张乌黑的脸，脸上乱七八糟的皱纹。他在难受地哼着，他对我说，他勉强地挺了三天了，今儿个是再也挣扎不起来。他好叹气，挂了一脸愁苦，在生活的铁链底下打过滚的那种人的脸，沉重而且忧郁，是和年轻的这个绝不相同的一张脸，仅仅是第一面，年轻的给了我一种泼辣强劲的感觉。

他们是无所谓礼貌的，所以我和他们不顾忌地谈许多话，从谈话里我得知卧病的是许才，年轻的这一个叫做赵宝禄。

这屋子比我的稍大，是一张大床，他们两人住在这一张床上，屋里也是难闻的气味，地下放着一个破洗脸盆和肮脏的工作服、破裤衩。

我把火炉子给他们挪过来，许才说了许多感激的话，就这样，我和我的邻居混得挺亲热，以后我们成了朋友了。

拿一角钱叫赵宝禄去买“阿司匹灵”，第二天许才就能上工了——原来他不是厉害的病，工人是不该有病的。

每天晚上回来，他们都到我的屋子里来取暖，赵宝禄喜欢笑，乱七八糟地唱着“阿司匹灵”或“柳叶儿尖又尖！……”他高声谈笑，随便骂人，像世界上的人都是仇敌，他骂工头，骂娘儿们，也骂他自己：

“赵宝禄，俺说你，这一股子力气，”他两手交替地捶他的胳膊：“这一股子力气，俺……俺一天就值三毛钱！”

许才不喜欢多说话，虽然他也有不平，可是往往把不平变成一口气叹出来。

他们没有老婆，没有孩子，他们自己很庆幸：

“有老婆就得有孩子，还不饿死他娘的！”

完了就骂着楼下的孩子们，他们可怜着那个有病的爸爸。

每天晚上他们都谈许多话：骂房东，骂娘儿们，骂女学生，骂工头。以后许才摇着饱经忧患的脑袋踱回了他们的屋子，赵宝禄哼着“阿司匹灵”或“柳叶儿尖又尖……”上了床就叨咕着娘儿们……

渐渐我忘却我曾经是一个少爷，或是所谓的“知识分子”，在这两个滚在生活的油锅里熬煎的青年中，使我多明白了不少人间的事情，使我再不敢做要成为一个有一间精致的书斋的文学作家的梦。我有点说不出来那时是什么感觉，从他们当中我才接触了一股力量，至少这力量使我不做梦不回忆，终于我明白我也是一样的没饱饭吃的穷家伙，我们一样！

一天从街上买大饼包回来的纸上好像留声机唱盘的歌词，上面有残缺的一排一排的蓝字……

我们都是没饭吃的穷朋友……

饥饿道上一块儿走……

天灾使我们成一家……

人祸逼我们牵紧手……

背面是：

送饭的师傅请你慢慢走……

我们不是强盗手……

担子里菜饭大家吃……

马路上太阳人人有……

心里很爱这歌儿，可是不知道名字，自己就照乐谱唱一气——直到今年秋天在一位友人家中，才知道这是一个电影中叫做“新莲花落”的歌词——不管是什么，总是很喜欢，渐渐就唱熟了。

一天，一个小书店寄来五块钱给我，有了钱立时就颇意气洋洋，我决定今天晚上请我的邻居喝一阵吃一阵，自己出去买许多酒，许多肉，还有不少烧饼，看一看满够三个人高兴地尽量吃一气了，就兴高采烈地回了家。

刚一走上黑暗而倾斜的扶梯，因为眼睛太坏，又从明朗的雪地里到这黑房子，所以什么也看不清，只觉得撞在一个女人身上的样子，她“哟——”了一声，我说了无数句“对不起”之后，就赶快跑上来，心中却想，我又多一个邻居了。

这女人也住在我的隔壁，我听出来这是一个母亲和一个女儿住在这里，总之，一个是苍老的说话声，一个是尖锐的。

我不理这个，我忙着热上酒，天也黑了，我自己吃了一点，到十点钟，我听见赵宝禄高声唱着小曲回来，我要给他们一个出其不意的喜悦，赶紧把肉和酒、烧饼都搬到床下。他咚、咚、咚地跑上来一直进了屋子，许才说着“好冷的天头，他妈的”，一边嘘着气，赵宝禄依然反复地唱“阿司匹灵”，我跳起来扯住他说：

“猜，这屋里有什么？”

许才瞅着我笑：

“有酒味……”

我不曾想到他猜得这样快且准，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，这时候他们把酒和肉早翻了出来。

“刘先生发财了！”

“你的鼻子真好使！”

“正冷得厉害，酒真是好东西！”许才一下子咕嚕了一口，赵宝禄上去按住了他，等看见地上还有一玻璃瓶子时，大家又大笑起来。

烫热了酒，多添上煤，把白洋蜡放在窗台上，把我的床当了饭桌，赵宝禄坐在椅子上，就这样，我们开怀畅饮起来，每个脸都通红，炉子里的火烧得正旺。

“这像上了天堂！”许才叨咕着，他大口喝酒，大口吃肉，自从我认识了他十来天，这是他第一次高兴。赵宝禄越发唱起来，我已经有一年多不曾这样痛快地喝酒，不知不觉哼出来那个歌词。

“你唱的什么！”

于是我越发高声唱起来，赵宝禄用赞叹的样子倾听着，于是我说给他听。

“好呀，天灾使我们成一家，人祸逼我们牵紧手，刘先生，漂亮！”他伸了大拇指。

“我们全是一样呵！”

我笑着说。

于是大家都高高兴兴地讲了不少话，我为了要找一点小说的材料，开始询问他们的身世。我们谈得真是太亲热，虽然他们的话多么粗野，但是惟其粗野才越见真诚，我自己感到惭愧。

赵宝禄说他十六岁从山东家跑出来，为了发财当个大老板。可是他妈的，到今年活二十六岁，十年，十年——他除了当苦

力卖小工挨冻受饿之外，什么也没有，还没混出来一个老婆，他用力捶一下大腿之后闷闷地喝酒。

“你呢？大哥！”

“我，我爹是干这个的，我爷爷也是干这个的，我也干这个。从十五六到现在，三十来年了呀，还是干这个。我爹死在机器底下；像刀一样的机器，削去他两条腿……”

我预料他要流眼泪的，可是他瞪圆了两只通红的眼睛，拿过酒瓶子咕噜了一口：

“哥哥给人家背化石，从挺高的大山尖上，被一袋子二百来斤的石头压在底下，从像尖刀子似的石头上滚下来，咕噜咕噜滚下来，在山底下一袋子化石还压在尸首上，身上浸满了血，看不见脸，看不见鼻子，什么都滚下去了，一只胳膊摔下来……”

赵宝禄不喝酒，拿了半个烧饼，张大了眼睛看他，他像在发怒又像在疑惑。

许才又喝一大口酒：

“妈妈正有病，一下子死过去，嫂子一个人逃出去，带了两个侄子，听说早就当了野鸡……剩下我一个人，从山南奔海北，当过花子，讨了吃要了吃，干过码头苦力；也替人家擦地板，干过矿工，挖铅矿，干过苦大力，拉过洋车，反正，反正我什么苦都受过！什么苦尽甜来？苦尽甜来，想的什么？——反正我们就是受苦的家伙，他妈的……”

他说完张开大嘴，拼命喝酒，我想不出来话劝解他，但是觉得我们更接近了些。

赵宝禄猛地跳起来，大声乱七八糟地骂，不知他骂谁，我把他拉坐下。这时酒已经干得一滴也滴不出来，没了肉，没了

烧饼，大家都悄悄地坐着，小白洋蜡已经灭了。这时才听见新搬来的老太婆在长长地叹气，赵宝禄吓得跳起来，我就告诉了他，他还不知道。

似乎那个年轻的女人不曾在家。

“都和我们一样！”

我叹一口气说。他们都走了回去，我说：

“明天再来喝吧！”

他们点一下头，赵宝禄也唱起来“我们都是没饭吃的穷朋友”！隔了板壁：

“老刘，来一遍，什么调子？”

从今晚上起，他们把我叫做老刘，被叫做“老刘”觉得很光荣一样地感到亲热。

睡下时，隔壁的年轻女人回来了，一边叫着妈妈，一边在地板上顿脚，像是冻得太厉害连声音都有点呜咽，以后卧在床上抽抽泣泣地哭起来，做母亲的便用苍老的声音安慰。我已能够猜想出来这女人是什么职业，心里想着住在这里的都是同样命运的人呵，被生活压得不能翻身不能喘息。

这女人白天很晚才起来，这就越发证实了我的猜想。一天，她到我的屋子里来借一根火柴，因为这一小根火柴，我们就相识了。和我熟悉之后，自然和许才和赵宝禄都熟识起来。

这女人年纪有二十五六岁，一张团团的脸，脸上涂一些恶劣的胭脂，显出被蹂躏的痕迹，但是并不是丑恶的脸。总是一个女人吧，在我们三个之中加上一个女人，大家都挺兴奋的样子，这女人使这黑楼的空气缓和不少。

我依然写一点文章，打算把许才的事情写成小说的想法也有过，但是那种东西是卖不出来钱的，别人也觉得太平常，所